



小人物狂想曲

小人物狂想曲

沈浮戲劇集之三

小人物狂想曲

基本定價國幣五元二角正

外埠函加郵運費

著者 沈 浮

發行者 戴 行 遙

總發行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重慶民族路二二四號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人物

秦簡文——六十歲，大學校長。

秦子體（又名達文）——三十歲，簡文之子，爲大學教師。（不出場）

馬龍——三十二歲，簡文之學生。

李迪之——三十歲，簡文之學生。

甯寬誠——三十一歲，簡文之學生。

劉扛孝先——三十二歲，軍醫官。

蘇蘊華——三十歲，馬龍之妻。

蕭蘊青——二十二歲，蘊華之妹。

藍葉子——二十五歲，前爲秦子體之未婚妻，後嫁甯寬誠。

周寶蓮——二十七歲，由舞女改行之女傭客。

錢媽——四十二歲，富家之女傭。

毛——十八歲，馬龍之女。

生——十五歲，爲藍葉與逸文所生之子。

地點：重慶。

時間：一九四三年初春。

第一幕——距第一幕之二個月後。

第二幕——距第一幕之三個月後。

第三幕——一九四四年夏。

第四幕——一九四四年冬。

第五幕——一九四四年冬。

人物

他的論說。

這位老人戰前曾經是北平一個大學的校長。在敵寇佔領北平後，他率領了一羣勤勞的學生，和幾位教授，打開了游擊；而且頗有成就；但後來在敵人多次的殘酷掃蕩中，這支正在發育成長的游擊隊，不幸被敵摧毀，而老人不少親如骨肉的學生，竟多先殺戰死，爲國捐軀之義，他踏上了流亡路，偕同身邊僅有的三個學生，繞道地轉輾到了後方，而今已是四年了。現在，他在某校教課，同時過着賣文的清苦生活。當日的嚴寒，風寒，霜冷，雪不見。他，瘦弱，老道的老人的性格是滿強的。他矮小的身軀如果在那兒一站，真像棵風吹不倒，雨打不倒的冬夏長青的小松柏樹。雖然，四年來的艱苦歲月，把他面頰上固有的那種紅潤都已折磨盡了，但他一雙灼灼有光的眼睛，和一股子誰看見了都感覺親切地熱烈地精神，却始終存在。

他喜歡穿深顏色的西裝，打黑領結，穿白襯衣。假使不是讀書閱報，不寫作

，他是不大喜歡帶眼鏡；但出門上街，那就非持手杖不可。他愛好清潔，所以衣

服雖盡陳舊，然樣樣都是乾乾淨淨地。

片刻後，見他擱下了筆，立起身來，他一面俯閱文稿，一面冷索索地擦着雙
手。呼吸的熱氣，好像是衝穿窗外，然而外面的寒氣，却壓迫着它，一個勁

往屋裡流。

好像早已經感到足冷，於是左手檢起論文，右手放在背後邁着碎步，輕輕
踱着。他發覺文字上有了錯誤時，便又回到書案上去修改。

的光線很黯，字跡都看不大清楚，因而他去窗口站立，就在這一瞬間
的陽光，欣然地爬上窗櫺了。那被浴於溫暖陽光中的老人，面上立刻
情愉快地，對着太陽仰望了很久。

他又轉移到論文時，想起了自己象飼的一隻黃雀，他趕緊地把牠從
地脫去籠衣，懸於窗欄之外，而久已困於黑暗苦於飢寒的黃雀，

照得那陽光，展開雙翅，引吭高歌了。

老人氣的心都開了花。他在鳥鳴聲中，亢奮地，呼喚他的一個睡在套園里

的學生。

秦：馬龍馬龍。

馬：（頭像蒙在被子里）呵！

秦：（頭像蒙在被子里）呵！

正是他與蘊華結婚的二週年，和生毛毛尚不及兩個月的辰光。就在那

時候，他離開了家鄉。

他是第一個舉手參加秦簡文所組織的游擊隊的，而且在這隊伍里，對敵戰

鬥，他也是最英勇和最有才能的一個。秦簡文愛他甚深，而期望亦重。

他素嗜音樂，具有天才。他心愛的一隻手提琴，作戰都不會離過身邊。他

是好射手，同時也是好提琴家。有時學習製歌作曲，也多可取。在一次激

烈的戰鬥中，他不幸傷了右腿，是個剩了一條腿的殘廢者了。

他是愛美的，而對於個人的事業也存有一個偉大的夢想；但現在因為個人是個肢體不全的人，同時又生活在這滿目瘡痍天棘地的世界之中，所以他的一種明朗剛毅的性格，與其對人生具有的一種認識，正開始向着一種可悲的途徑轉進。

秦：（見馬應聲，更加高興）起來！趕快起來……你到外邊來看看，今天可有
了太陽啦，趕快起來。（馬無反應）

秦：你應該把衣服被子什麼的，都拿到太陽地去晒晒，潮濕很了，人會病垮。

秦：（套間仍無動靜，只聞鳥語）

秦：（停筆）馬龍，馬龍！

馬：（內）呵，（聲音響亮，顯然是頭已鑽出了被子）

秦：起來！趕快起來……聽見沒有？（幽默地）不要辜負太陽，路太遠，太陽

是不太容易走到這兒來。哈哈……

馬：（內）好，我就起來。

（秦繼續寫作。門啓，錢媽抱生生入）

秦：錢媽……坐吧，有什麼事麼？

錢：（已經放下生生，因見秦寫作過忙，欲言又止）……沒有，沒有，錢媽吧，沒

有什麼事。

（錢媽，秦簡文另一個學生——甯寬誠——家裏的女僕，他是安徽人，年

四十二歲。人略粗肥，出自農間，是一個直心腸的好人。

她無兒無女，很孤苦。手上帶的這個孩子，名喚生生，是藍葉的幼子；但

這孩子的父親，並不是甯寬誠，而是另外一個叫達文的男子。

生生今年五歲，據說長得像他父親，寬額頭，大眼睛，高高的鼻樑，肥大

的耳朵。身上穿着精緻的淺灰色毛線衣褲，頭上梳着油亮地分髮。看上去，

臉洋溢着聰慧與秀氣。他身體好，結實活潑，手脚有力。但他的父親是什麼樣？這孩子不曾見過，除他的母親之外，恐怕是任何人都不曾見過的。）

生：秦伯伯，秦伯伯。

秦：（見生跑至面前，哄笑地）哦，這是誰呀？是生什麼？（撫摩他的小分髮）生：是，我是生生。

秦：（從窗檻邊上，取過一隻小販沿街兜賣的彩色竹鷄）好，把這門送給生生好不好？

（生發憨笑，拍小手，把竹鷄接過，投向錢媽）

錢：去謝謝秦伯伯。

生：（跑去向秦鞠躬）謝謝秦伯伯。（跟着跑回）

秦：（欣快地）真乖！真乖！

（生吹竹鷄作響，錢恐有擾秦之寫作，遂阻之）

（李迪之手持黑皮包，匆匆走上）

（慌張地）校長。（忽覺錢在，向之領首，然後）校長，老馬還沒有起來？

（李迪之，也是秦簡文的學生，從前也是游擊員。在隨秦簡文到後方的三

個學生中，他是其中的一個。

（他是天津人，年已三十，但尙未結婚。讀書的時候，身邊的女同學固然不少，但并未得到一個；原因是女孩子們只覺得他好玩，却並不真的愛他。

（從前家里很富有，祖上是鹽商，後來沒落。家里的好日子，他雖只趕上可

憐，但至今他多少還有點兒少爺脾氣。因他好說嘴，是個趣味朋友，同

學好之爲「天津橋」。十個涼油子們不過一搵橋子。這句話的真理，

可以從他的身上找得很據。

人很慷慨，慷慨得自己成年穿着破鞋破襪沒套像樣的衣服。他長得很平常，甚至可以說比平常人還醜一點。他的眼睛總好像在笑，總好像閃動着一種

熱愛而諷刺的光。

他的手筆不壞，文學修養很深，戰前國內有名的報紙雜誌，他時有文章發表。現在他担任了一家報館的編輯，因為這家報館的經費困難，用人少，所以他不但編本市版，寫小言，而且副刊的文藝版，也須他來代勞。自然，工作和生活，都是很苦的。

然而，筆尖引領着他向真理之路走，所以雖窮猶樂。

去，你進去把他叫起來，你看今天的太陽多好！我叫了他半天，他就連動都不動。

李：變了！變了！這位先生簡直是變了！（搜翻書架，自語地）在那兒啦？……
 樓長：您知道不知道……老馬把狂想曲寫好不幾有……

秦：狂想曲……（指牆角廢報紙堆）你看看那兒是不是。

（李嘆了口氣，從廢報堆中他一捲曲譜檢起，抖去上面的灰塵，展開了用鼻

音哼唱起來；但哼唱不久，忽戛然而止。

秦：怎麼樣？

李：這簡直是鬧玩笑末，六個月以前寫到這兒，六個月以後的今天還是這兒……

我去找他。（直入套間）

（微弱的陽光，於不知不覺中悄然隱去）

錢：（見秦取下眼鏡）秦校長，您不寫了？

秦：呵！

錢：秦校長，我們太太昨兒晚上來過麼？

秦：你們太太，沒有。

錢：今天早晨呢？

秦：也沒有來過。（忽然關切地）怎麼，你們太太跟甯先生又吵架了？

錢：可不是，這次吵得可真兇。

秦：吵得很厲害？

錢：厲害，三更半夜的，甯先生爬起來，穿上衣服就走了；沒有幾分鐘，我們太太一氣也氣走了，直到這會兒（望窗外）這會兒恐怕都有十二點鐘了吧？

秦：有。

錢：您看，甯先生不見回來，太太也不見回來。

秦：噢！

錢：（感嘆地）唉！我們甯先生照這樣對待我們太太，兩口子總這麼吵，看將來的日子可怎麼過？（套間里發出拐杖觸地的得得之聲，顯然是殘了腿的馬龍向外走來。錢遂開聲話止）

（馬從套間走出。雙臂挾着拐杖，肩上搭了床棉被，和一件戰勝幽獲的日本黃呢軍大衣，他面色蒼白頭髮蓬散，罐突頰凹，下眼皮略顯浮腫，看他的肩，胸，和一條細瘦的頸項，可以知道他的健康，是在漸漸衰弱中。身上，穿

